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 第三十七回 奉督諭抄檢周京堂 匿資財避居香港界

話說周乃慈家裏，因督帥傳示南今，要押留家屬，李香桃即奉了周乃慈的靈位而出。南令見他如此悲苦，亦覺可憐，也體諒他，准他乘著轎子而去。所有內裡衣箱什物，黏了封皮，又把封皮黏了頭門。南令即令差役押著周乃慈家屬，一程回到署內，用電話稟過大吏。隨得大吏由電話覆示，將周乃慈家屬暫留南署，聽候發落；並說委員前往查抄周庸祐大屋，並未回來，須往察看；至於傳成大屋，已由番令查封，待回稟後，然後一並發落這等說。南令聽了，不敢怠慢，即令差役看守周乃慈家屬，自乘轎子直到寶華正中約周京卿第裡。只見街頭街尾立著行人，擁擠觀望。統計周庸祐大屋，分東西兩大門，一頭是京卿第，一頭就是榮祿第，都有差役立守。南令卻由京卿第一門而進。這時周庸祐府裡，自周乃慈自盡之後，早知有所不妙。因日前有自稱督署紅員姓張的打鐵荒，去了五萬銀子，只道他手上可以打點參案，後來沒得消息，想姓張的是假冒無疑了。至於汪太史，更是空口講白話，更屬不濟。即至北京內裡，凡庸祐平日巴結的大員，且不能設法，眼見是不能挽救的。只心裡雖然驚慌，外面還撐住作沒事的樣子。奈周庸祐已往上海，府裡各事只由馬氏主持，那馬氏又只靠管家人作耳目。馮、駱兩家即明知事情不了，只那馬氏是不知死活的人，所以十分危險的話也不敢說。

那日駱子棠早聽得有奏准查抄的消息，自付食其祿者忠其主，這會是不得不說的，即把這風聲對馬氏說知。馬氏聽了，暗付各處大員好友，已打點不來，周庸祐又沒些好消息回報，料然有些不妥，把從前自高自大的心事，到此時不免驚慌了。自料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，只又不好張揚的。但當時周庸祐因鑽弄官階，已去了百十萬銀子，手頭上比不得往時，因此已將各房姨太太分住的宅子都分租於人，各姨太太除在香港的，都遷回寶華正中約大宅子一團居住。馬氏因此就托稱往香港有事，著各姨太太在大屋裡看守，並幾個兒子，都先打發到港，餘外家裡細軟，預早收拾些。另查點金銀珠寶頭面，凡自己的，及二姨太太三姨太太已經身故的，那頭面都存在自己處，共約八萬兩銀子上下，先把一個箱子貯好，著人付往香港去。餘外草草吩咐些事務，立刻離了府門便行。偏又事有湊巧，才出了門，那查抄家產的官員已到，南今隨後又來。家人見了，都驚慌不迭。委員先問周庸祐在那裡，家人答道：「在香港。且往上海去了。」又問他的妻兒安在，家人又答道：「是在香港居住。」委員笑道：「他也知機，亦多狡計，早知不妙，就先行脫身。」說了，即將家人答語彙作供詞。

這時家人紛紛思遁，都被差役攔阻。至於僱用的工人傭婦，正要檢回自己什物而去，差役不准。各人齊道：「我們是受僱使用，支領工錢的，也不是周家的人。主子所犯何事，與我們都沒相關，留我們也是無用。」南今道：「你們不必焦嚷，或有你們經手知道的周家產業，總要帶去問明，若沒事時，自然把你們釋放。」各人聽了無話，面面相覷，只不敢行動。委員即令差役把府裡上下人等渾身接過，男的搜男，女的搜女，凡身上查有貴重的，都令留下。忽見一梳傭，身上首飾釧鐲之類，所值不貲，都令脫下。那梳傭道：「我只是僱工之人，這頭面是自己置買的，也不是主人的什物，如何連我的也要取去？」那差役道：「你既是在這裡僱工試用，月內究得工錢多少，卻能買置這些頭面？」說了，那梳傭再不能駁說。

正在紛紛查搜，忽搜到一個僕婦身上，還沒什麼物件，只有一宗奇事，那僕婦卻不是女子，只是一個男身。那搜查的女投，見如此怪事，問他怎地要扮女子混將進來。那僕婦道：「我生來是個半男半女的，你休大驚小怪。」那女役道：「半男半女的不是這樣，我卻不信。」那僕婦被女役盤問不過，料不能強帶，只得直說道：「因謀食艱難，故扮作女裝，執傭婦之役，較易謀工，實無歹意，望你這瞞罷了。」那女役見他如此說，暗付此事卻不好說出來，只向同事的囑囑說了一會子，各人聽得，都付之一笑了事。統計上下人等，已統通搜過，有些身上沒有物件的，亦有些暗懷貴重珍寶的。更有些下人，因主人有事忙亂，乘機竊些珍寶的，都一概留下。

委員即令各人立在一隅，隨向人問過什麼名字，也一一登記簿裡。隨計這一間大宅子，自京卿第至榮祿第相連，共十三面，內裡廳堂樓閣房子，共約四十餘間，內另花園一所，洋樓一座，戲台一座，也詳細注明。屋內所用物件，計電燈五百餘火，紫檀木雕花大牀子十二張，金帳鉤十二副，金枕花二十對，至於酸枝台椅，雲母石台椅，及地氈帳幕多件，都不必細述。隨後再點衣箱皮匣，共百餘件。都上鎖封固，一一黏了封皮。隨傳管家上來，問明周庸祐在省的產業生理，初時只推不知。南令即用電話稟告查抄情形。督帥也回覆，將上下人等一並帶回，另候訊問。南今依令辦去。並將大門關鎖，黏上封條，即帶周氏家屬起行。統計家裡人，姨太太三位，生女一口，是已經許配許姓的，及丫環、梳傭、僕婦、管家，以至門子、廚子，不下數十人，由差役押著，一起一起先回南署。

那些姨太太、女兒、丫環，都滿面愁容，甚的要痛哭流涕，若不勝淒楚，都是首像飛蓬，衣衫不整，還有尚未穿鞋，赤著雙足的，一個扶住一個，皆低頭不敢仰視，相傍而行。沿途看的，人山人海，便使旁觀的生出議論紛紛。有人說道：「周某的身家來歷不明，自然受這般結果。」又有人說道：「他自從富貴起來，也忘卻少年時的貧困，總是驕奢淫佚，盡情揮霍，自然受這等折數了。」又有人說道：「那姓周的，只是弄功名，及花天酒地，就闊綽得天上，地下無，不特國民公益沒有乾些，便是樂善好施，他也不懂得。看他助南非洲賑濟，曾題了五千塊洋銀，及到天津賑饑，他只助五十塊銀子，今日抄查家產，就不要替他憐惜了。」又有人說道：「周某還有一點好處，生平不好對旁邊說某人過失，即是對他不住的人，他卻不言，例算有些厚道。只他雖有如此好處，只他的繼室馬氏就不堪提了。看他往時擺個大架子，不論什麼人家，有不像他豪富的，就小覷他人，自奉又奢侈得很，所吸洋煙，也要參水熬煮。至於不是他所出長子，還限定不能先娶。這樣人差不多像時憲書說的三娘煞星。還幸他只是一個京卿的繼室，若是在宮廷裡，他還要做起武則天來了！所以這回查抄，就是他的果報呢！」

當下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談前說後，也不能記得許多。只旁人雖有如此議論，究有人見他女兒侍妾如此拋頭露面，押回官街裡去，自然有些說憐惜的說話。這時就有人答道：「那周某雖然做到京卿，究竟不會替各姨太太打算。昔日城裡有家姓潘的，由鹽務起家，署過兩廣的鹽運使，他遇查抄家產的時候，尚有二十多房姨太太。他知道抄家的風聲，卻不動聲色，大清早起，就坐在頭門裡，逐個姨太太喚了出來，每一個姨太太給他五百銀子，遣他去了。那時各姨太太正是清早起來，頭面首飾沒有多戴，私己銀兩又沒有攜在身上，又不知姓潘的喚自己何事。聞他給五百銀子遣去，正要回房裡取私己什物，姓潘的卻道官差將到了，你們快走罷，因此不准各姨太太再進房子。不消兩個時辰，那二十多房姨太太就遣發清楚，一來免他攜去私蓄的銀物，二來又免他出丑，豈不是兩存其美麼？今周某沒有見機，累到家屬，也押到官衙去了。」旁人聽得那一番說話，都道：「人家被押，已這般苦楚，你還有閒心來講古嗎？」那人道：「他的苦是個興盡悲來的道理，與我怎麼相干？」一頭議論，一頭又有許多人跟著觀看，且行且議，更有跟到南海衙裡的，看看怎麼情景。

只見那南令回衙之後，覆過督院，就將周庸祐的家屬押在一處。只當時被押的人，有些要問明周家產業的，要追索周庸祐的，這樣雖是個犯人家屬，究與大犯不同，似不能押在羈所。南令隨稟過督院，得了主意。因前任廣州協鎮李子儀是與周庸祐拜把的，自從逃走之後，還有一間公館留在城裡，因此就把兩家家屬都押到李姓那公館裡安置，任隨督院如何發落。

這時南令所事已畢，那番令自從抄了潘家回來之後，連傅家也查抄停妥。計四家被抄，還是姓傅的產業實居多數。論起那姓傅的家當，原不及周庸祐的，今被抄的數目反在姓周之上，這是何故？因傅姓離了海關庫書的職事，已有二十年了，自料官府縱算計起來，自己雖有不妥，未必與周姓的一概同抄，因此事前也不打點。若姓周的是預知不免的，不免暗中夾帶些去了，所以姓傅的被抄物產居多，就是這個緣故。

今把閒話停說。且說南、番兩令，會同委員，查抄那四家之後，把情形細覆督院。那督院看了，暗付周庸祐這般豪富，何以銀

物不及姓傅的多，料其中不是親朋替他瞞漏收藏，就是家人預早攜帶私遁可無疑了。便令道：「凡有替周庸祐瞞藏貴重物件及替他轉名瞞去產業生理的，一概同罪；並知情不舉的，也要嚴辦。」去後，又猛憶周庸祐雖去了上海，只素聞他的家事向由繼室馬氏把持，今查他家屬之名，不見有馬氏在內，料然預早逃去，總要拿住了他才好。便密令屬員緝拿馬氏，不在話下。

只是馬氏逃到香港，如何拿得住他，因此馬氏雖然家裡遭此禍患，惟一身究竟無事，且兒子們既已逃出，自己所生女兒已經嫁了的，又沒有歸寧，不致被押，仍是不幸中的萬幸了。當下逃到香港回堅道的大宅子裡，雖省城裡的大屋子歸了官，香港這一間仍過得去。計點家私齊備，還有一個大大的鐵甲萬，內裡藏著銀物不少。轉慮督帥或要照會香港政府查抄，實要先行設法轉貯別處才好。獨是這甲萬大得很，實移動不得。便要開了來看，只那鎖匙不知遺落那裡，尋來尋去，只是不見。心裡正慮那鎖匙被人偷了，或是在省逃走時忘卻帶回，那時心事紛亂，也不能記起。只無論如何，倒要開了那甲萬，轉放內裡什物才是好。便令人尋一個開鎖的工匠來。那工匠看那大大的甲萬非比尋常，又忖他是急要開鎖的，便索他二百銀子，才肯替他開鎖。馬氏這時正沒可如何，細想這甲萬開早一時，自得一時的好處，便依價允他二百銀子。那工匠不費半刻工夫，把甲萬開了而去，就得了二百銀子，好不造化。

馬氏計點甲萬里面，尚有存放洋行的銀籍二十萬元，立刻取出，轉了別個名字。一面把家裡被抄，及自己與兒子逃出，與將在港所存銀項轉名的事，打個電報，一一報與周庸祐知道，並要問明在香港的產業如何安置。不想幾天，還不見周庸祐回電，這時馬氏反起了思疑。因恐周庸祐在上海已被人拿去，自己又恐香港靠不住，必要逃出外洋，但不得庸祐消息，究沒主張。那管家們又已被押，已沒人可以商量，況逃走的事，又不輕易對人說的，一個婦人，正如沒爪蟹。且自從遭了這場家禍，往日親朋，往來的也少。馬氏因此上就平時萬分氣餒，到這會也不免喪氣。正是：

繁華已往從頭散，氣餒而今轉眼空。